宋朝事實/卷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六 ◄

宋朝事實
卷七　道釋

► 卷八

建隆初，太祖遣使詣眞源祠老子，于京城修建隆觀。觀在閶闔門外，周世宗建曰太清觀，帝命重修，賜今名，自是齋修率就是觀。自五代以來，道流庸雜，乾德五年，右街道錄何自守坐事流配，乃詔萊州道士劉若拙爲左街道錄[1]，俾之肅正道流。開寶五年閏二月，詔曰：「沖妙之門，清淨爲本，逮於末俗，頗玷眞風，或竊服冠裳，寓家宮觀，所宜懲革，以副欽崇。兩京諸州士庶稱奇詭者，一切禁斷；其道流先有家屬同止者，速遣出外。自今如願入道者，須本師與本觀知事同詣長吏陳牒，請給公驗，方許披度。」十月，又令若拙與功德使集京師道士試驗，其學業至而不修飭者皆斥之。若拙，蜀人，自號華蓋先生，善服氣養生，九十餘歲不衰，步履輕捷。每水旱，必召于禁中致禱。其法精至，上甚重之。

大中祥符元年，增宮名曰玉清昭應，凡役工日三四萬，發京東西、河北、淮南州軍禁軍，調諸州工匠，每季代之，兵卒歲一代，竝優其口糧資值，選四廂都指揮使忠佐二員董役[2]，立賞格以勸。其所用木石，則有秦、隴、岐、同之松，嵐州、汾陰之柏，潭、衡、道、永、鼎、吉之杉松、桐、楮，溫、臺、衢、婺之豫章，明、越之松杉。其石則淄、鄭之青石，衞州之碧石，萊州之白石，絳州之斑石，吳、越之奇石，洛水之玉石。其采色則宜聖庫之銀硃，桂州之丹砂，河南之赭土，衢州之朱土，梓州之石青、石綠，磁、相之黛，秦、階之雌黃，廣州之藤黃，孟、澤之槐花，虢州之鉛丹，信州之黃土，河南之胡粉，衞州之白堊，鄆州之螺粉，兗、澤之墨，宣、歙之漆，賈谷之望石，萊、蕪、興之鐵。其木石皆遣所在官，部押兵民入山谷伐取，挽輜車、泛舟航以至，餘皆分布部綱輸送。又于京師置務，化銅爲鎰，冶金箔、鍛鐵以給用。凡宮之東西三百一十步，南

北四百三十步，地多黑土疏惡，于京東取良土易之，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。上以負擔之勞，令自新城濠由廣濟濠入舊城濠，抵宮門[3]。兵匠供茶、酒、飲食，綱卒皆給鞋錢、衣屨、口糧。民以材木鬻于官者，蠲其算，或有獻良木者，優賜其值。車駕時來省視，必有賜賚，遇節序日，別賜燕會。及宮成，令長吏于采木石處建道場以謝。五年，聖祖司命天尊降臨，改奉尊像，于玉皇後殿東，建司命殿，爲治事之所，十一月，詔名玉皇殿曰太初，聖祖殿曰明慶，天書閣曰寶符。凡宮殿門名，無慮五十餘所，皆御製賜名，親書填金，有司具黃麾仗、道門威儀，奉迎至宮奉安。東、西山院在集靈、凝命之旁，皆累石爲山，引流水為池，東有昆玉亭、澄虛閣、昭德殿，西有瑤峰亭、涵暉閣、昭信殿【原註】山院常扃鐍，中設茵褥、屏風、棊枰、琴阮之屬。北門內二宴殿曰迎禧、迎祥，後二殿曰崇慶、崇福。太初殿楚石爲丹墀，龍墀前置日月樓，畫太陽、太陰像及環殿圖八十一太一，東西廊圖五百靈官，前置石壇、鐘樓、經樓【原註】上聞江西有鐘洪大，遣使取之，既而不堪用，令李溥就杭州別鑄，重三萬斤，四隅置樓闕，其外累甓爲墻，引金水爲甓渠，環宮垣，又分爲二石渠貫宮中。六年四月，上望拜奉迎。丙午，奉安，肆赦。「門下：國家重熙鼎盛，席慶善之鴻基；百祿惟新，承昊穹之蕃錫。爰自綿區底定，寶籙荐臻，叶千歲之昌辰，舉一王之茂典，肇營恭館，式耀丕圖，偉嘉會以元亨，荷太靈之昭格。昔者九龍垂馭，啟道德之仙源；五老告期，顯唐虞之瑞命，天人交應，古今同符。昨以煉楚越之良金，法紫清之妙像，肅陳仗衛，迎至國都，榮觀煜耀，懽聲沸嘒，上眞高聖，凝三氣之殊姿；英祖神宗，儼重瞳之粹質。屬朝修之禮畢，罄恪謹之誠深，動色相趨，降祥允集，宅靈祕宇，永申崇奉之宜；賜福羣倫，宜霈覃延之澤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戲！昭事上帝，惟懷永圖。克己彌恭，務守盈成之業；保民在念，庶躋仁壽之鄉。更資同德之臣，叶贊承平之治。」建安軍升爲眞州，熔笵之地建爲儀眞觀。玉清昭應宮作于大中祥符元年，至七年十一月宮成。[4]

大中祥符元年，建玉清昭應宮。太初、紫微殿、寶符閣上梁日，上皆親臨護。其日大合樂，工人以文繒裹梁，金飾木，寓龍負之輅以昇。伶官讀文。其上設機木，散擲金錢、餅果。修宮使以下及營繕掌事者，賜以衣帶、金帛有差；從官咸賜衣服、金犀帶。

大中祥符元年，眞宗建玉清昭應宮。又奉四像，御大舟，上設幄殿，皆內侍主供具。夾岸設黃麾仗三千人，騎吹四百。別列舟十艘，載門旗弓矢、青衣弓矢殳叉、道眾幢節。經過州縣，道門聲讚，鼓吹振作，官吏出城十里，具道釋威儀、音樂迎拜。所過禁屠宰，止刑。京師禁屠宰七日，止行刑二日。甲辰，聖像至，上齋于長春殿，百官齋宿朝堂。乙巳，上衮服朝拜，羣臣朝服，陳玉幣、冊文、酌獻，具大駕鹵簿，自宮城東出景龍門，五使前導，上望拜奉迎。丙午，奉安，肆赦。

眞宗建天慶觀，大中祥符二年十月，詔曰：「朕欽崇至道，誕受元符，庶敦清淨之風，永洽淳熙之化，式營仙館，以介民禧。宜令諸路州府軍縣開擇官地建道觀，或改舊宮觀名題而崇葺之，以奉三清玉皇，竝以天慶爲額。」五年閏十月，詔增設聖祖殿，惟西京謂之天慶宮。天禧中，各賜金寶牌。

王捷者，汀州人。咸平初，賈販至南康軍，于逆旅遇道人，自言姓趙氏，是冬再見于茅山，命捷市鉛汞煉之，少頃皆成金。捷卽隨至和州諸山，得其術。又授以小鐶神劍，密緘之，戒曰：「非遇人主，愼勿輕言。」捷詣闕求見不得，乃謀以罪名自達。至信州，陽狂大呼[5]，遂坐配隸嶺南。未久，逃至京師，官司捕繫。閤門祗候謝德權知其有術，卽爲奏請[6]。得釋，乃解軍籍，劉承珪聞其異，爲改名中正，得對龍圖閣，具陳靈應，特授許州參軍，留止皇城廨舍。時出遊廛市，常有道人與之偶語，云卽向來授法司命眞真君也，其語秘不傳。承珪爲創新堂駐之，乃以景德四年五月十三日降于堂之紗幬中，戴冠佩劍，服皆青色。自是屢降，中正傳達其言，凡有端異，必先告之。東封畢，加號司命天尊。及司命降臨延恩殿，乃上聖祖之號。每舉大禮及有營繕，中正必達靈命，以藥金銀來獻。後改皇城新堂爲元符觀。中正累官至左神武軍大將軍、康州團練使，後贈鎭南軍節度使，塑其像于景靈宮[7]。上爲製《靈遇贊》，紀其始終。九年十月，內出所進金，命鑄爲寶牌，分給在京宮觀及外路名山聖迹並天慶觀【原註】寶牌長二寸許，廣寸餘，面文曰「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歲」，其背文曰「永鎭福地」，其周廓皆隱起龍蛇華葩之狀。藥銀命鑄大錢，大會道釋于天安殿，賜之，凡萬三千八十六人。其後著令：凡官吏之官、罷任，竝詣觀朝拜聖祖，禁乘馬轎入門及不得食葷茹厭；遇天慶節，許士庶焚香庭中。八年四月，上命禮儀院備錄聖祖降臨、置節建觀事狀，咸命刻石觀中。[8]

聖祖以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降于禁中延恩殿。前八日辛亥，上夢景德中所覩神人，傳玉皇之命，卽命內侍于延恩殿大設道場。是夕五鼓一籌，殿庭先聞異香，少頃黃光自東南至，燈燭失光，俄見靈僊儀仗，執香爐、扇拂、華奩之類，皆有光明。天尊至，冠服一如元始天尊之像，旁有六人，四人秉圭，僊衣，二人通天冠、絳紗袍[9]，上再拜于階下。俄有黃霧起，須臾霧散，天尊與六人皆就坐，侍從在東堦，上升西堦，再拜，又欲拜六人，天尊令揖不拜，命設榻，召上坐。僊童奉湯飲一器，器類碧玉，湯甘白如乳。天尊曰：「吾人皇中九人之一也，是汝趙之始祖，再降乃軒轅黃帝，凡世所知少典之子，非也。母感赤電，夢天人，生于壽丘。後唐時，七月一日下降，總治下方，主趙氏之族，今已百年。皇帝善撫育蒼生，無怠前志。」卽離坐，乘雲而去。及曉，以語宰相等，仍召至殿上，觀降臨之所。十月二十五日，大赦天下。「門下：眾妙之宗，蘊道樞而斯秘；

非常之應，稽天眷以有孚。事夐絕于前聞，理克彰于合契。洪惟偉兆，實煥祥經。朕猥以眇沖，嗣承基業，荷九清之眷命，遵二聖之詒謀，不敢怠遑，粗臻嘉靖。頃以上眞告貺，秘檢垂文。祗膺元命之符，申錫無疆之祚。間歲之內，盛典交修，秩眾祀以咸禋，感靈心之允答，彌懷惕厲，愈務欽崇。而穹昊顧懷，不忘于涼德；神祇鑒燭，荐發于休祥。粵以冬初，警于宵寐，戒先期而誕告，約眞馭以下臨。宿設靈壇，仰祈鴻應。果于穀旦，肅奉睟儀，僊霧鬱蔥，異香芬郁，衆眞列侍，寶訓躬聞，示基緒長發之祥，見希夷交感之盛，久留扃禁，倏返虛無。惟瑞異之親逢，曠古今而罕記，載循寡昧，奚以奉承。蓋祖宗在天，永錫爾　　；而雷雨作解，恩及于民。用均純嘏之休，普浹龐鴻之慶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戲！至神善應，既本于無方；王澤誕敷，俾周于有截。匪獨在予之慶，式均與物之春，內省匪躬，荷茲殊貺。彌增抑畏，罔敢遑寧。更賴文武蓋臣，中外列辟，共欽元誥，各勵乃誠，叶宣永圖，同底於道。」閏十月癸巳[10]，恭上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號曰「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」，又上聖祖母號曰「元天大聖后」。車駕詣宮酌獻。聖祖母玉冊文：「維天禧元年，歲次丁巳，三月庚子朔，六日乙巳，嗣皇帝臣德昌再拜稽首上言曰：恭以大道無形，爲一氣之祖；至神毓粹，居二儀之先。洪惟靈懿無方，柔明有赫，總妙本而貴始，啓眞緒以肇基。顧以沖人，嗣守鴻業，夙持勵翼，思致治平。乃者穹昊監觀，秘符申錫，祐綿長之祚，昺清淨之風。瑞命殊尤，景貺紛屬。繇是勒封嶽岱，展事汾脽。既明察以交修，復祺祥而荐至。僊馭告期于中禁，睟儀來自于太霄，法從儼其音容，諄誨受于清密。諭感祥于大電，聆毓聖于高丘。厚德孚先，濬源長發。猥紹貽謀之慶，敢忘克荷之艱，享是休嘉，永懷欽奉。仰惟祖德之盛，爰上丕稱，而母儀之尊，未崇顯號，斯所以順稽鉅禮，式耀徽章。允罄精衷，肅伸昭報。謹奉玉冊、玉寶，恭上徽號曰『聖祖母元天大聖后』。恭惟誕膺茂典，丕赫殊徵。垂祐後昆，永錫繁祉。謹言。」聖祖名【原註】上玄下朗，詔中外不得斥犯，遂改玄武、玄冥、玄枵之類，竝爲「眞」字，玄聖文宣王爲至聖。七年，詔曰：「恭以感電發祥，合符御極，鴻靈累洽，盛德無疆。猥以眇姿，獲承大統，躬聞寶訓，遡示遐源。間覽庶僚，每形奏牘，或傍稽于文史，必上詣于名稱。雖歸美之可嘉，誠瀆尊之是懼。自今內外文字並不得指斥黃帝名字。」祥符五年十二月，遂以聖祖降臨之地建宮崇奉，命修玉清昭應宮，使丁謂擇地，及令禮官攷制度以聞。司天少監王希元上言：「謹按《天文志》，太微宮南有天廟星，乃帝王祖廟也，宜就大內之丙地營建。」于是得錫慶院吉壤，卽命丁謂與內侍鄧守恩等修建。初，八年正月丁酉，聖祖述感電降生之地，即以其年閏十月，改兗州曲阜縣爲僊源縣，壽丘建道觀奉聖祖，以景靈爲名；建道觀奉聖祖母，以太極爲名。九年四月，宮成，凡一千三百二十二區。觀北卽壽丘。東南有小丘，改名慶丘。以石增累壽丘，設天尊像，慶丘設壽星像。上命宰相王曾紀述其事，爲書二十卷，賜名曰《聖祖皇帝天源錄》[11]，藏于天下名山福地。

大中祥符八年正月丁酉，始興太極觀工作。七月丙辰，詔曰：「朕恭延毉馭，遡悟璇源。載懷尊祖之心，用建列眞之宇。顧惟宗姓，實兆靈僊。遂命樞密使王欽若討閱道藏，得趙氏神僊事迹四十八件。宜令修宮使分畫廊廡，庶昭懿範，永耀遐宗。」五月宮成，凡七百二十六區，正殿曰天興，琢玉石爲聖像，仍刻眞宗聖容立侍。

國初，有神降于盩厔縣民張守眞家，自言天之尊神，號黑殺大將軍，玉帝之輔。帝命乘龍降世，衞護宋朝。但非棲眞之士，無以奉吾教，守眞有異骨，吾故降之。每守眞齋戒祈請，神必降之，則室中冷風肅然，聲如嬰兒，獨守眞能曉之，具道其意，所言禍福皆驗。守眞遂度爲道士，卽所居創北帝宮。神爲守眞傳結壇之法，曰：「結壇有九。上三壇則爲國家設之：其上曰順天興國壇，凡星位三千六百，爲普天大醮，旌旗、鑒劍、弓矢、法物羅列次序，開建門戶，具有儀範；其中曰延祚保生壇，凡星位二千四百，爲周天大醮，法物儀範，降上壇一等。[12]倘非禱祀，不及備此三壇，亦當精潔辭章，鮮異花果，扣鼓集神，懇禱而告，去地九尺，焚香以奏，亦可感應也。中三壇則爲臣僚設之：其上曰黃籙延壽壇，凡星位六百四十；其中曰黃籙臻慶壇，凡星位四百九十；其下曰黃籙去邪壇，凡星位三百六十。此三壇所用法物儀範，各有差降。下三壇則爲士庶設之：其上曰續命壇，凡星位二百四十；其中曰集福壇，凡星位一百二十；其下曰卻災壇，凡星位八十一。所用儀範，量有等差。此九壇之外，別有應物壇，或六十四位，或四十九位，或二十四位，法物所須，各以差降，士民之類，可量力而爲之。如臣庶上爲帝王祈祐，當作祈穀福時壇，凡一千二百位。或爲父母師尊禳災祈福，當爲醮設壇，隨宜增益也。」守眞拜而受之，自爾多有徵驗，不能備記。乾德中，太宗皇帝方在晉邸，頗聞靈應，乃遣近侍齎信幣、香燭，就宮致醮。使者齋戒，焚香告曰：「晉王久欽靈異，敬備俸緡，增修殿宇，仍表乞敕賜宮名。」眞君曰：「吾將來運值太平君，宋朝第二主，修上清太平宮，建千二百座堂殿，儼三界中星辰，自有時日，不可容易而言。但爲吾啟大王，言此宮觀，上天已定增建年月也，今猶未可。」使者歸以聞，太宗驚異而止。太祖皇帝素聞之，未甚信異，召小黃門長嘯于側，謂守眞曰：「神人之言，若此乎？」守眞曰：「陛下倘謂臣妖言，乞賜案驗，戮臣于市，勿以斯言褻瀆上聖。」須臾眞君降言曰：「安得使小兒呼嘯，以鄙吾言，斯爲不可。汝但說與官家，言天上宮闕已成，玉鑰開，晉王有仁心。」翌日，太祖升遐，太宗嗣位，尋召守眞作延祚保生壇，醮罷，眞君降言于內臣王繼恩曰：「吾有言，汝當爲吾奏之。曰：『建隆元年，奉帝言，乘龍下降衞人君，掃除妖孽猶閑事，縱橫整頓立乾坤。國祚已興長安泰，兆民樂業保天眞。八方效貢來稽首，萬靈震伏自稱臣。親王祝壽焚香禱，遞相虔潔向君親。吾有捷疾一百萬，諸位靈官萬垓人。若行忠孝吾加福，若行悖逆必誅身。賞罰行之既平等，天無紛穢地無塵。

愛民治國勝前代，萬年基業永長新。』」繼恩錄之以聞，太宗覽之驚異，稽首謝曰：「家國之幸，宗廟之慶，虔荷上聖，賜此格言。」尋遣內供奉官王守節、起居舍人王龜從就終南山下築宮。方卜地于終南鎮，眞君忽降言于龜從曰：「此地乃修建上帝宮闕之地，不可易也。」于是乃定。凡二年宮成。宮中有通明殿，玉皇三十二天帝、大遊、小遊、五福、四太乙、紫微帝君並二十八宿。七元殿、黑殺殿，並靈官童子、六丁神、歲星、辰星，又有天蓬、九曜、東斗、三官、玄武、十二元辰、西斗，天曹殿、南斗閣、靈官堂、龍堂。命常參官一人主宮事，選道士焚修，軍士百人守衛。題曰上清太平宮，一如眞君豫言之制。命常參官一人監宮，擇道士焚修，每歲三元及誕節、皇帝本命日，竝遣中使致醮，祀神之夕，上望拜焉。歲或水旱，或國家將舉事，率致禱焉。初宮成，眞君忽降言，謂王龜從等曰：「汝奉詔修宮，勤則至矣。然何爲不開日月華門，不畫八小殿壁，堵墀甓甃亦未嚴備，惟求速成，以冀恩寵。然上天亦不掩爾功，亦不赦汝罪。」守節、龜從頗切驚懼，然已奏訖役，不及增，惟稽首祈謝而去。至闕，皆獲增秩，賜白金千兩。既而守節染疾而亡，龜從歿于兵刃。太平興國初，太宗皇帝親征太原，眞君忽降言于守眞曰：「官家已臨汾、晉，非久克復城池，汝當令監宮內臣等設醮，以謝勝捷于上帝。」守眞等曰：「國家大事，乞俟捷音。」眞君曰：「上天已定勝負也。」踰旬而王師告捷，監宮等以聞，帝遣內臣盧文壽齎內庫香藥、御書詞章，詣宮陳醮以謝。是夕眞君降言曰：「官家設此大醮，上帝與諸天皆喜。國祚延遠，過于有唐。」六年，守眞以乾明節，詣闕朝賀，召見，因面奏曰：「聖眞下降，俯爲昌朝，乞降詔加號，以答靈貺。」上允其奏，尋下詔曰：「太平宮神，受命上穹，降靈下土，苾芬致薦，肹蠁有徵，大庇斯民，屢垂丕貺。宜加美號，以答神休。其封神爲翊聖將軍。」詔至宮，守眞焚香以告，眞君忽降言曰：「汝當上問官家，所言翊聖者，翊何聖？」守眞數日疑懼不敢答，復降言曰：「汝但馳奏，官家不罪汝。」守眞遂具章以聞。太宗覽之，召近臣謂之曰：「玉帝輔臣，所翊者上帝也。當以此意報守眞，令啟白也。」既而內臣傳命到宮，守眞詣殿焚香以告，眞君曰：「此意是也。」七年，守眞復詣闕朝賀，眞君忽降言曰：「吾有言，汝當聞于官家曰：『大道興，陰謀滅，諸天聖眾皆欣悅。宋朝社稷甚延長，太平景運初興發，君上端心顯明哲，愛民治國常須切。萬年基業永長新，金枝玉葉無休歇。』」守眞得之以聞，詔賜紫衣，號崇元大師。至道初，忽降言謂守眞曰：「吾建隆之初，奉上帝命下降，衛護宋朝社稷。今基業已成，社稷方永，承平之世，將繼有明君。吾已有期，却歸上天，汝等不復聞吾言矣。倘國家祈禱，但嚴潔焚香，北面告吾，雖不降言，當授福衛護宗社。」大中祥符七年，詔曰：「誕敷寶命，仰荷于至神；昭報殊徵，虔增于謚號。蓋爲邦之大典，庇民之深旨也。而況翊宣元化，表式衆靈，司陰騭于含生，播明威于福地。當王基肇啟，固降治而已彰；洎文考纘承，復先期而斯應。繇是亟營珍館，備薦徽章。蒙介福于無垠，佐鴻圖于累盛。顧惟眇質，紹撫緜區，屬典禮之交修，實祺

祥之沓委。緬懷幽贊，敢怠欽崇，是用益以丕稱，奉之茂則。式達至精之懇，庶申祗答之文。期克萃于寅恭，永保寧于品彙。爰頒成命，俯告宰司，深體予懷，共宣其事。翊聖將軍宜加聖號曰『翊聖保德眞君』。」守眞又嘗啟眞君曰：「道釋儒典，竝垂于世，未審崇奉何者卽得獲其福？」眞君曰：「太上《道德經》，大無不包，小無不納，修身煉行，治家治國。世人若悟其旨歸，達其妙用，造次于是，信奉而行，豈惟增福，諒無所不至矣。釋氏之《四十二章經》，制心治性，去貪遠禍，垂慈訓戒，證以善惡，亦一貫于道矣，奉之求福，固亦無涯。至于周公、孔子，皆列僊品，而五經六籍，治世之法，治民之術，盡在此矣，世雖諷讀，多不依從，若口誦而心隨，心隨而事應，仁義信行禮智之道，常存于懷，豈惟正其人事，長生久視之道，亦何遠矣。」守眞又嘗啟告曰：「華山陳摶近卒，時人謂之尸解。未審其人修何功行？證僊階乎？」眞君曰：「摶之煉氣養神，頗得其要，然及物之功未至，但有所主掌耳！」端拱中，知鳳翔府高凝祐嘗詣宮，致禮卽去，眞君忽降言于監宮李鑄曰：「高凝祐行虧忠信，死非久矣。」秩滿還京，爲三司判官，數月而卒。自眞君臨降，官吏民庶不遠千里祈禱，乞聞誨言，大抵多隨其性習，加以訓勖，人臣依于忠，人子依于孝，清淳者示之格言，貪酷者警以要道，詞甚平易，頗叶音韻。開寶中，侍御史路沖乞賜眞語，眞君曰：「盡力事君，以爲忠臣。濁財勿顧，邪事莫聞。整雪刑獄，救療人民。動合王道，終爲吉人。積愆爲咎，必有沈淪。衆生本無形之性，配有形之軀，曠劫以來，不能自悟。自有無極世界，不夜之鄉，混合太虛，杳冥同理。」又曰：「六合乾坤內，衆生多不會。造孽向前行，如盲驀江海。如將智慧觀，自越千里海。」沖再拜，錄而誦之。左補闕王龜從焚香懇禱曰：「如何修身，得獲遐壽？」眞君曰：「勸汝修煉，莫如精勤，精勤不怠，上聖皆聞。太平降世，用武興文，無文則不正，用文則益君。食祿則不違王命，行吉善但守清貧，清貧者響合天地，濁富者像火投冰。投冰者火緣漸滅，積惡者自貫其身。自貫者殃及七祖，地府下痛害及親。吾懸千尺之索，提釣有緣之人。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大道能生一切物衆生。頭像天，足像地，中心空然合眞理。鑿戶牖以爲室，房室之中有一物，亦無影，亦無形，杳杳冥冥人不識，若能識者得長生。陽在天，陰在地，二氣同和誠有謂，空中造化乃自然，自然之中生萬類。天不高，地不卑，大道混合虛無理。學道衆生審欲聞，此是修行崇妙門。」丞相沈倫嘗連綿臥疾，遣使致告曰：「如何修行，得免茲患？」眞君曰：「靈物不病，形軀自安，形軀有病，返照而看。」倫驚喜曰：「吾得之矣。」後數日，疾遂愈。王德淵因遊終南山，寓止其宮中，勤奉香火，好養生而性褊，多所恚怒。忽一日，眞君降言謂之曰：「汝學道修眞，先當調習其性，以順天和。忘諸有爲，勿耗心識。融怡凝湛，道乃可見。復見之日，莫管內，莫管外，來往眞靈無罣礙。所居安樂是汝家，各自勤行莫相待。先達之人難滯礙，眞空妙藥有天堂，與聖相同滅諸罪。」德淵曰：「上感眞君降言教示，不曉前篇內『與聖相同滅諸罪』，願垂誨諭。」眞君曰：「汝若除煩入靜，

煉心修眞，積累其功，數盈之後，泥丸百節之神靈通，而自同于聖。天堂妙藥，無所不至，豈更有諸罪也，故言『與聖相同滅諸罪』。」太平興國中，駕部員外郎李鑄嘗知鳳翔府，備觀靈應，俄復奉詔監宮，凡十餘年，志頗嚴潔，眞君前後降語，僅十餘篇，其有錄者數首。一曰：「建隆之初，方稟希夷，上帝命吾，衆聖皆知，乘龍下降，列宿相隨。五岳受命，主張地祇，潛扶社稷，密佐明時。吾要李鑄，知吾降期，不得輕洩，免漏天機。」又曰：「與吾盡忠理國，與吾以道理民，與吾慈善理家，與吾不飮自醉。醒時理民，醉時理神。此語是延年益壽之法，吾勸府主記取。」又曰：「爲官求理在貞明，智慧俱通臨事清。觀天行道合陰德，食君爵祿常若驚。爲吾洗心復換骨，背凡入聖奔長生，天宮快樂勝凡世，不夜之鄉挂一名。」又曰：「府主累世爲人，降生中國。與吾清直，莫行邪曲，與吾積善累功，與吾佐輔明主，與吾洗雪黎民，與吾挂心刑獄。上帝若知名，天官也剋取。捨住世輸流之財，但修取有形之像，獲隨身之功，得無量之福。與吾不得因循，不奈時光迅速。靈官賞汝功勳，天曹與汝添福。若一一依吾聖言，必得延年益壽。」又曰：「年登七十餘，住世不久居。饒君壽百歲，問汝得幾秋？地府直須怕，冥司難請求。有功無驚懼，積罪必遭誅。子孫難替代，早覺莫癡愚。」淳化中，西京留守中書令趙普嘗遣使備禮致醮虔祈，願聞休咎。眞君降言曰：「趙普扶持社稷，甚有功勳。上天所知，賜汝福壽。以大妨小，幽府亦有冤對。當啟誦眞經，告祈天地，首懺前非。吾亦與汝達于上帝，庶解茲咎。汝官職壽數已有限矣。」其使錄之而去，普跪讀感涕，因焚詞謝過，遣人詣宮設醮。殿中丞張卓嘗乞聖言，眞君曰：「大道養汝性，陰陽生汝身。爲吾勤行道，爲吾勤修眞。公廉當用意，憂恤在乎民。遇時佐明主，清濁上帝聞。濁富終不久，清貧爲天人。莫教人道富，從他人笑貧。自有眞家福，清高不愧貧。」又曰：「形凡性不凡，爲國顯清廉。家積千餘口，有罪自家擔。」眞君又嘗戒宮吏等曰：「每存忠信齊其天，文武班行自有賢。爲主萬年安基業，常憂黎庶恐饑寒。長行德行合其道，燒香虔祝告虛玄。但願國安君長久，齊心輔佐太平年。」凡眞君所降語，帝命宰相王欽若編次之，爲三卷，藏於秘閣，仍賜本宮。

眞宗咸平間，知揚州魏羽上《雩祀五龍祈雨法》，詔頒諸路。其法：以甲乙日擇東地作壇，取土造青龍，土器之大小、龍之修短餘方皆如之。凡旱建壇，取五行生成之數焉，長吏齋三日，詣龍所汲流水，設香茗果，率官屬日再至祝酹，不用樂巫覡。雨足，送龍水中。擇潭洞或湫濼林木深邃之所，以庚辛壬癸日，先齋戒，以酒脯告社令，築方壇三級，高一尺，闊一丈三尺。壇外二十步，界以白繩。壇上植竹杖，張畫龍，其圖以縑素。畫黑魚左顧，環以天黿十星。中爲白雲。龍黑色。其下畫水波，有龜亦左顧，吐黑氣如線。和金、銀、朱丹飾龍形。又設皂幡。刎鵝頸，取血，致盤中，楊枝灑水龍上。羣官再至，祝酹，雨足，取龍投水中。

神宗建中太一宮衣冠之制　熙寧五年，建中太一宮。內侍主塑像，乃請下禮院議中太一衣冠。禮院乃具狀，請如東西二宮之制，太一盡服通天絳紗。有言亳州大清宮有太一塑像，上遣中使視之，乃盡服王者衣冠，遂詔如亳州之制。

延祥觀，紹興十四年建，以奉四聖眞君。初，靖康末，上自康邸北使，將就馬，小婢招兒見四金甲人，各執弓劍以衛上，指示衆，皆云不見。憲仁后聞之，曰：「我事四聖香火甚謹，必其陰助。」及陷北庭，每夕夜深必四十拜。及曹勛南歸，后令奏上，宜加崇奉，以答景貺云。觀今在西湖上，極壯麗。其像以沈香斲之，修繕之費，皆出慈寧宮，有司不預。

太宗曰：「古者一夫耕，三人食，尚有受其餒者，今殆二十人矣。東南之俗，連村跨邑，去爲僧者，蓋慵稼穡而避徭役耳。泉州奏未剃僧尼繫籍者四千餘人，其已剃者數萬人，尤可驚駭。」[13]

太平興國中，始置譯經院于太平興國寺，延梵僧翻譯新經。始以光祿卿湯公悅[14]、兵部員外郎張公洎潤色之。後趙文定、楊文公、晁文元、李尚書維皆爲譯經潤文官。天禧中，宰相丁晉公始爲使。天聖三年，又以宰相王冀公爲使，自後元宰繼領之，然降麻不入銜。又以參政、樞密爲潤文，其事寖重，每歲誕節必進新經，前兩月，二府皆集，以觀翻譯，謂之開堂。前一月，譯經使、潤文官又集，以進新經，謂之閉堂。慶曆三年，呂許公罷相，以司徒爲譯經潤文使，明年致仕，章郇公代之，自後乃降麻入銜。

國家兩京諸州僧尼共六萬七千四百三人，歲度千人，自後削平諸國，其籍彌廣。

祖宗憫五代之亂，民墜塗炭，常布恩旨，錫福天下。太平興國七年九月，詔曰：「朕方隆教法，用福邦家。念天下之度人，拘有司之制度，俾申素願，式表殊恩。應內外繫籍童行長髮，竝特與剃度。」

景德三年詔曰：「老氏立言，實宗于衆眾妙；能仁垂教，蓋誘夫羣迷。用廣化樞，式資善利。兩京諸州道釋，歲度十人者，特放一人，不取經業。」祥符二年正月，以封禪行慶，詔天下宮觀寺院內，十人度一人，不滿十人者亦度一人。三年，天慶節，兩京諸路宮觀，每十人度一人，不及十人者亦如之。天禧三年八月，詔普度天下道士女冠僧尼，凡度二十六萬二千九百四十八人。天禧末，天下僧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一十五人，尼六萬

一千二百三十九人[15]。天聖三年，判都省馬亮上言：「天下僧以數十萬計，間或爲盜，而民頗患之。請除每歲合度人外，非時更不度人，仍自今無得收曾犯刑及文身者。」詔竝從之。

禮部勘當：今欲將本部例冊內僧尼等師號，頒降諸路州軍等處，照會委所屬官司，許于數內選擇書填者。奉聖旨依下項：

〇僧師號

法乘、法眞、法照、慧滿、慧空、慧海、眞悟、眞懿、眞戒、妙空、文慧、普明、慈懿、慈濟、眞教、明普、宣秘、慧照、禪鑒、淨因、淨慧、淨嚴、淨悟、普證、圓證、證悟、慈覺、慧覺、密印、崇辨、通照。

〇尼師號

妙清、妙明、妙滿、妙果、了慧、了因、了行、了緣、了眞、眞懿、眞行、眞淨、眞戒、眞範、慈懿、慈婍、慈悟、慈願、慈滿、慈範、慈因、慧秀、淨信、圓照、妙因、崇智、眞寂、勝因、靖智、登寂、妙智、眞果、寶勝。

〇道士師號

眞觀、沖眞、沖清、沖隱、道清、道空、道安、道成、虛希、虛安、虛遠、虛妙、虛辨、虛一、虛濟、虛應、沖寂、元觀、元正、明一、明素、靈一、明微、洞元、淵宗、沖素、沖寂、崇道、演道、明素、靈寶、虛寂、保寧、洞淵。

〇女冠師號

眞寂、眞靜、眞懿、眞妙、守一、守白、守眞、安素、安教、安常、希妙、希密、希眞、虛範、凝範、棲雲、棲月、靈素、靈懿、沖秀、沖和、通妙、澄妙、淵智、淵妙、通微、希無、眞淨、宣淨、宗微、澄秀、宣眞、沖懿、凝眞、元素、沖眞、靈寂。

↑ 案「左街道錄」原本闕「街」字，今從李燾《長編》增入

↑ 案宋初有軍頭司、引見司，端拱元年，竝冠稱御前忠佐，詳見《文獻通攷》，此云忠佐，從省文

↑ 案李燾《長編》：「上以道里稍遠，令丁謂等議，謂等請用車載土，上曰：『挽舟只役十人，而土可速至。』令三司以空船給昭應宮運土，浚治渠道，自新城北濠入。」與此所載詳略互異

↑ 案《宋史紀事本末》：「十一月乙酉，玉清昭應宮成。初議營宮，料工須十五年，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，每繪一壁，給二燭，故七年而成。凡二千六百一十楹，制度宏麗，屋宇稍不中程式，雖金碧已具，劉承珪必令毀而更造。」所載較此爲詳，附錄備攷

↑ 案「陽狂」《錦繡萬花谷》引此作「佯狂」

↑ 案江少虞《事實類苑》捷逃至京師，撾登聞鼓自陳，與此互異

↑ 案《事實類苑》捷卒，贈嶺南節度使，謂之「燒金王先生」，建祠元寧院西，與此互異

↑ 案《錦繡萬花谷》引此書云：「大中祥符五年十月，聖祖降于延恩殿。先是有汀州人王捷者，咸平初，賈販至南康軍，逆旅遇道人，自言姓趙氏，是冬再見于茅山，命捷市鉛汞，煉之成金。捷卽隨至和州諸山。又授以小鐶神劍，曰：『非遇人主，勿輕言。』捷詣闕求見不得，乃謀以罪名自達。至信州，佯狂大呼，遂坐配隸嶺南。未久逃至京師，閤門祗候謝德權知其有術，卽爲奏，請釋軍籍，劉承珪聞其異，爲改名中正。得對龍圖閣，具陳靈應，特授許州參軍，留止皇城舍。時出遊市，嘗常有道人與之偶語，云卽向來授法司命眞真君也，承珪爲創新堂駐之。景德四年五月，降于堂之紗幮中，戴冠佩劍，服皆青色。凡有端異，必先告中正傳達其言。既降延恩殿，前八日，上夢景德中所覩神人，傳玉皇之命。是夕五鼓，殿廷先聞異香，少頃，黃光自東南至，燈燭失光，俄見靈儀仗，皆有光明，天尊至，冠服一如元始末天尊之像，旁有六人，秉圭，儼衣，上再拜于堦下，俄有黃霧起，須臾霧散，天尊與六人皆坐，上升西堦，儼童捧湯飲一器，器類碧玉，湯甘白如乳，天尊曰：『吾人皇中九人之一也，是汝趙氏之始祖，再降乃軒轅皇帝，凡世所知，少典之子，非也。母感赤電，夢天人，生于壽丘，後唐時，七月一日下降，生趙氏之族，今已百年。皇帝善撫育蒼生，無怠前志。』卽離坐，乘雲而去。及曉，以語宰相等，仍召至殿上，觀降臨之所。先(是)東封畢，加封司命天尊，及此降延

恩殿，恭上九天司命保生天尊，號曰聖祖。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，名玄朗，詔中外毋斥犯，遂以聖祖降臨之地建新宮，名曰景靈宮，琢玉石爲聖祖像。初聖祖述感電降生之地，改兗州曲阜縣爲僊源壽丘。建道宮，以景靈爲名，宰相王曾紀述其事」云云，與下條誤合爲一條，且多闕略，不若此書原本，爲詳明足據也

↑ 案李燾《長編》云：「又六人，皆秉圭，四人僊衣，二人通天冠、絳紗袍。」與此少異

↑ 案李燾《長編》載：「閏十月己巳，上天尊號，乙亥，上聖祖母懿號。」是月乙丑朔，則己巳係五日，乙亥十一日也，此云癸巳，乃二十九日，又併二事爲一事，與《長編》異

↑ 案《宋史·宰輔表》大中祥符九年，王旦、向敏中爲宰相；王曾于乾興元年七月始入相，而眞宗已崩于是年二月。又《玉海》卷五十七載：「祥符八年十月十五日，知制誥盛度上《聖祖黃帝天源錄》五卷，命王曾、晏殊編未備事迹。二十八日乙巳，樞密使王欽若上纂集聖祖事迹十二卷，以《先天紀》爲名，御製序」云云，與此互異

↑ 案上三壇、中壇各載壇名、星位、醮名，而下壇不載，係原本脫略，無別本可校，姑仍其舊

↑ 案此條見江少虞《事實類苑》採錄補入

↑ 案李燾《長編》太平興國七年，建譯經院，詔天竺國僧天息災等，各譯一經以獻，以光祿卿湯悅、兵部員外郎張洎潤色之。「湯悅」原本誤作「陽悅」，今改正

↑ 案《錦繡萬花谷》引此書云：「天禧三年，普度僧道，凡六十六萬二千四百九十人。」與此數不符。又攷《文昌雜錄》元豐間，祠部歲比，天下僧尼道士凡二十四萬，然死者亦常萬人。此書所載眞宗天禧時，僧尼已至四十五萬八千八百餘人，道士更不在此數，況至神宗元豐時耶？龐元英殆據當時案牘之文未足信也